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三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 祁

謄錄監生臣李承厚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么既為
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隣居失覺者其罪死
間有得違官地保甲又剽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
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浚至遂留左
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楫為荆湖撫諭俾同安撫

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
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瓌與
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
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

自如未有降意也

王朝倚審問在乙酉詔
王瓌等招安在丙戌

詔南班宗

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
史常同言著為令

壬午廣東西漕臣各貶秩一等坐違欠去年上供皆十

分之四故也 詔贓罪至死者方籍其資先是右文林

郎朱崔瑛監處州都酒務坐贓流郡籍其資而田宅不在數審於朝法寺言產業俱合入官然祖宗故事謂犯贓貸配之人乃命申明行下 戶部奏令廣東提舉司支鹽本錢二十萬緡常平錢五萬緡由海道赴行在為大禮費從之

癸未叅知政事席益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前一日殿中侍御史常同

入對論益本盧祀之姦邪兼逢吉之險譎初為王黼之
客後入蔡京之門陛下畧其宿愆欲觀後效去歲議遣
大臣使金益獨以母老為辭近者金使對揚榻前默無
一言之助輔臣若此將焉用之至于心術不端力庇邪
佞中傷善類陰奪相權盖天資險薄可畏如此望速賜
罷黜以慰公論輔臣進呈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
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
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故益遂罷

按此日上語為席
益設熊克小歷既

不書所以又併益罷政
亦復不書不知何故

大中章再上後二日詔益落職

奉祠 詔自今諸路州縣進奉天申節禮物並置場和
買毋得于民間科配仍令刑部立法先是諫官劉大中
言自崇寧以前臣僚進奉聖節禮物多是虛表物或不
至因崇寧二年發運副使胡師文建言並令前期一月
到京自後立定數日期限催督起發臣昨奉使江南聞
皆不免科配若軍期急切有取于民蓋不獲已豈有歛
百姓怨嗟之物為臣子禱頌之誠其於邱山有何所益

如上件金銀絹未可捐除即乞嚴戒州縣樵蕪官錢和買不得于人户名下科配庶幾感召和氣增崇聖德故有是命

甲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梁汝嘉陞徽猷閣待制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是日軍賊

檀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閣門祇候胡勉捕斬之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於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

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群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

命知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

宜城人也

此以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宣撫處置司所奏附入

後贈從善三官錄

其家一人

五年閏二月巳酉

丙戌鄉貢進士上官公弼特補將仕郎公弼在太學有聲工部尚書胡松年與之有筆硯之舊用使金所得恩

澤而命之

公弼初見紹興元年

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府潭筠峽州最係出產

箭籛去處已令各計置二三百萬赴行在其後浚復言

潭州近年採伐殆盡今所用皆自全永武崗商販而至

恐誤措準請差損其數從之

後請在四月癸巳著此為辛炳言浚事

戊子監察御史明索宣諭嶺南還入見翊日請詣都堂

白事許之索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

三年

五月丁卯右修職郎權知保昌縣丁賓九月戊辰廣西
運判王據南恩州司戶莫憲章陽春令陳子鎮桂陽令
馬緘權蒼梧尉兼令簿李閻右朝奉大夫知連州陳興
承直郎知龍水縣鄭中行忠翊郎權桂陽縣趙邦昌十
一月戊辰宣教郎知富川縣鄧公行十二月癸卯右奉
議郎權邕州盛外右從政郎權司戶陳桌右史功郎司

理薛容右地功郎權石龍令薛魯十二月戊申攝樂會
尉兼令成大順己酉高安令王允迪荔浦令連希尹權

武仙令劉振武緣尉溫安賓州推官王澤武仙尉陳述
修仁尉熙朝攝宜倫尉兼令杜介之雷州通甬場兵馬

監押黃宗弼並放罷取勘三年九月戊辰通判廣州韓
僖催勘十二月丙午修武郎知萬安軍柯光國取勘又

知桂州許中己見
二年七月辛巳
薦士二十人
朱敦儒己見三年九月
乙己董弁章傑趙子巖

王縉趙奇鄭禹朱倬己見十一月甲戌同日前桂陽令
張勉左朝奉大夫知韶州尤深右通直郎通判韶州宋

普右奉議郎知南恩州王治海豐令林獻材今年正月
乙卯右通直郎通判廉州陸昇右朝奉郎新知白州尹

植左朝請郎知容州趙子昇左朝奉大夫知昭州鄧惲
左朝奉郎權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淵右地功郎廣

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連漢夫靜江府觀察推官韋溫輔
左儒林郎權臨桂丞郭偉並轉一官候任滿日赴行在

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

明索二十七人劉大中二十人薛徽言十六人

朱異胡蒙各八人

薦士五十有七人

明索二十人劉大中十六人朱異十二人胡蒙六人

薛徽言三人

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索大中朱異所舉多聞

人又薛徽言銳于有為而索大中數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指此其大畧也

己丑左朝奉大夫侯延慶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主管
臨安府洞霄宮蘇攜守宗正少卿尚書吏部員外郎陸
長民為右司員外郎左奉議郎晏敷復守吏部員外郎

左朝奉郎黃祖舜守軍器監丞攜頌子祖舜福清人嘗
從胡安國學自衢州州學教授召見改京官而有是命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沈與求知鎮江府充
浙西安撫使 監察御史明橐奏瓊邕鬱林諸郡歲調
夫數百人為監司帥臣饋荔支詔禁止犯者計贓坐罪
辛卯駕部員外郎洪興祖比部員外郎范振樞密院編
修官許世厚並罷坐席盆所薦引為御史常同論列也
世厚景衡子與興祖皆呂頤浩所錄故同斥之

葛立方
撰興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三

墓誌稱因上封事罷去已附見洪擬罷吏部時吏須詳考

壬辰工部尚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胡松年試吏部尚書翊日松年入對論唐太宗嘗諭房元齡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其委任元齡之意篤矣殊不知尚書丞寔政事綱轄若專責以細務以何暇裨益治體哉臣願睿斷以今日所當為所當行不可緩者分委二三大臣庶使悉心勦力各底乃職且戒簿書有可簡省者簡省之詔付三省樞密院左朝散郎范滂提舉廣東

茶鹽公事滌守惠州州為虔賊所蹂及是還朝妄奏守
禦功減磨勘年而有是命監察御史明橐言于朝命遂

寢

虔賊事見
二年冬末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
在本府統制官姚端李捧王進並以所部偕還惟張榮
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自朱勝非再相數言都督府
可罷呂頤浩不從及是既畢防秋勝非復乞罷都督府
使諸將得自奮厲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近

嘗論列監司之不才者已蒙放罷臣今再體訪得新廣東轉運判官潘闕深刻險薄呂頤浩喜之頤浩去未久闕倡言再入移書示衆無不感之新浙東提舉茶鹽陳鼎昨任湖州司戶贓污狼籍謠事蔡攸遽除監司新廣東提舉茶鹽張世才駟僧俗吏始以從父入燕特赴殿試合該討論之人緣與頤浩有舊累遷差遣新湖北提舉茶鹽徐嘉問王黼之客也為應奉司屬官自稱相幹輕暴之性至今不移新福建提舉茶事趙公達贓吏也

嘗和糴小麥自盜為倉吏所告倍償而去新湖南提舉
茶鹽胡緯父子出入蔡京之門受官數年即除監司此
六人者皆有罪狀不可以表帥一路理宜罷斥詔並罷
世才思正子也 初知唐州胡安中為偽齊所逼棄山
寨奔隨州及隨州失守詔赴行在至是補武經郎閤門
宣贊舍人添差温州兵馬都監 武節大夫吉州防禦
使致仕陳思恭復為入內內侍省押班主管福州應天
啟運宮神御填叛置闕 左朝請郎致仕翁升特遷一

官以升自言元符末上書入籍故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褒恤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碩大光明者既已盡錄亦有姓名不熟于人而多故之後無籍以考昨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印上書黨籍人姓名錄白來上付在有司遭火不存間有子孫自陳者廼以胥吏私抄之本定其是非望再行搜訪乃命吏部訪尋真本繳申左右司審驗訖送部照使

升選人郭中等第三十四人日

歷與義奏下在丙申今併附此

丙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
禮部侍郎胡世將移刑部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
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 起居舍人唐煇試中書舍人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徐俯以疾告上命即
其府視事俯言三省文書最為叢委平時盡日力可了
臣係暫權實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既以衰病方
且療治筋力心志寔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
有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暫權事務既簡

可得專心既獲治養賤軀亦免乖誤大計詔不許

丁酉詔以宣諭五使手歷進冊令檢正都司檢詳官同
共看詳比較多寡申尚書省 右廸功郎泰州錄事參

軍李亦特改右承務郎亦上疏論事上召對而命之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用李預奏也 知

樞密院事張浚乞俟至衢州留數日修治軍器從之

武德大夫秀州防禦使致仕張見道落致仕主管江州

太平觀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智略
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
翊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添差浙西兵馬副鈐轄張用改
福建路兵馬都監

辛丑翰林學士綦宏禮兼史館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右司諫劉大中言近戶部尚書黃叔教申明江浙上供
和買紬絹並七月終已前起發數足臣契勘租稅條限
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外展

一月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却令七月終已前數足可謂迫切太甚矣納畢者人戶送納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者諸州團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到臨安府二十八程水路又倍之若依戶部所請之限則須五六月納畢豈不大段迫切今戶部不過以大禮賞給未足上動朝廷不知戶部平時所管是何職事豈不知今年合是大禮平時蠹耗未嘗講究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今乃臨時畫降指揮迫

促稅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且郊祀之禮所以為
民祈福也今戶部因大禮賞格迫取物帛反為民害有
傷和氣有累聖德臣安得不論詔展限一月 詔廣西

土丁峒丁各仰本處防守其調發赴靜江府并團結餘
丁並罷自許中為帥始調土丁防托既又令以錢代丁

事見紹興
二年四月

提舉買馬官李預又以駕馬配之監察御史

明索自嶺南還數以為言故有是旨

此以明索奏狀及
今年二月壬午索

論許中五罪二月癸未索論買馬司事二月壬辰范涿
論廣東盜賊事四章修入許中科土丁錢據索奏詳著

二年 川陝宣撫處置司言已用便宜差左奉議郎王

四月 權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從之 是日金右都監宗弼自

寶雞入犯攻仙人關先是金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

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于關側號殺金平嚴兵

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平之

地去原尚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

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薩里罕偽四川招

撫使劉夔率十萬騎入犯

趙姓之遺史二月辛卯吳玠及烏珠戰于仙人關敗之初

烏珠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知長安家使人告玠早為之備玠預為壘闕側號殺金平按日雁宣司奏金以二月二十一日攻仙人關辛卯則十一日也玠之所書凡差十日蓋小誤又所云劉益密告吳玠事恐未必然常考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

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
璘率輕兵由七方闕倍道而至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

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

徇敵復攻之

玠斬郭震據趙玠之道史云爾然玠之繫之甲午蓋誤今且去其日俟考

壬寅太府寺丞權戶部郎官張成憲為尚書駕部員外

郎直秘閣秦梓提點福建刑獄公事左中奉大夫柳
瑊提點浙東刑獄公事監吉州權貨務都茶場陳靄提
點湖北刑獄公事直秘閣吳懋為湖北轉運判官左朝
散郎新知台州徐偉達直秘閣陸寘並為廣東轉運判
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為淮南轉運判
官御史常同言寘乃內侍王通客為明府司錄供進蜜
煎海錯就遷通判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路有呼府判
者自寘始也後任發運姦賊狼籍瑊頃知洺州不能鎮

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及近歲交結辛道宗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偉達資性貪鄙在圍城中移書親舊有新君即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師成特赴殿試闈冗疎謬士所指笑靄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超躡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靄嘗任提舉湖北刀弩手乃詔寘城偉達梓皆罷寘佃子也

梓城懋偉達已見靄未見

同為

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懋以明州獻羨事愬于朝謂曩以代者移用故申明

之非有所獻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劉大中言
淮南人民有幾乃共置監司五員乞罷積中上從之懋

改正明州獻羨事在是月壬寅同章下在己酉大中章
下在三月丙辰今併書之積中不知何許人乃吏部尚
書胡松年親屬自添倂蹤除監司不知同何以獨不言
而大中言之當考孫觀撰柳城墓誌城知洺州被疾司
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兵聞公疾唱言倉粟惡逐度官
族衆為亂公聞變力疾按衣出譙門坐宣詔亭命三校
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卧承勳進童貫
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賈而自為功居未幾公黜
三官歸承勳進五官此與同章疏所云全不同姑附著
此日歷紹興五年韓璜為伯膠乞恩澤狀亦稱洺州軍
州變執縛知

癸卯勒停人向子廩復右朝奉郎除直秘閣子廩宗良

子

宗良經子
水嘉郡王

知平陽縣民有負和糴米者子廩訊之杖

二百即日死坐是停官劉光世夫人子廩兄女也光世

為請于朝以欽聖憲肅皇后諸姪在者惟子廩一人故

有是命 詔權以射殿為景靈宮四時設位朝獻用太

常博士劉登議也其後上親征不果行

乙巳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買馬於邊

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講究買

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原有繒綵
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
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
於將帥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自至望下提刑
司根究諸司鹽利剝錢應副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
說施行從之 左金紫光祿大夫龍圖閣待制提舉華
州雲臺觀王革卒詔官子孫如故事言者謂革自廷尉
尹京專以觀望意旨為獄刑罰失平枉濫者衆獨以資

緣交結冒濫賞典法當討論詔追降革為左中大夫盡
格其恩數 鄉貢進士李郁為右廸功郎郁以布衣入
見所陳皆當世要務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

是命

上批日歷不載
武陽志有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
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于
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傳雱諸小人為荆湖害
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

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帟之類皆有不臣之迹
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
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

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

事見建炎三年二月

亦論

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
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于獄中
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
端于浚者是也和尚原之戰王萬年之功為多浚乃抑

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

耳

按蜀口用兵錄今年三月殺金平之戰尚遣王萬平解賊並萬平即王喜此時為統領官炳誤也

又

用趙開營財利行權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所管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

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庭之權為
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尚敢託言那輟
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

出哉

事見今年正月丁丑

浚路劄下荆峽諸州計置箭斡各數百

萬又言如難計置即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
力之困也

事見二月丁亥

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

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

事見正月壬戌

近又奏

乞至衡州留數日修治器甲

事見二月戊戌

今聞政府虛位則

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
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為黃潛善所知
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為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
浚乃避禍遠去引用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
聚斂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
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孺
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
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賴陛下聖明辨之不晚亟

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上章慢命既到鼎澧

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

事見二月辛巳

其所為一至于此望

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
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隨行錢物隸內
藏為封樁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丁未右朝請郎通判臨安府邵相右朝散大夫通判臨
安府熊彥昭並直秘閣守臣梁汝嘉薦二人上召對而
有是命彥昭鄱陽人也

相已見

賜偽福國長公主宅于

行在

卷之五

定夫以來繫年要錄

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

原書作兀朮
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曷
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
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與玠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
相見且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
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此據林泉野記敵遣
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賊怒擁眾乘城

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為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却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天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

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為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擊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同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

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薩里罕已下皆
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
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
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
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
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

呂中大事記
張浚以樞府

任川陝半天下之責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
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以為定天下大計雖趙哲
離部致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
保大散關遂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平之捷敵自是

不敢犯
蜀矣

丙辰上問執政湖寇事宜張浚曰村民無知迫於官吏之擾偷安江湖非剽掠無以為生其拒王師實懼大戮勢不得已以緩死爾臣謂宜廓信義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於殺然自軍興盜起率招來之而姦人乘釁所在嘯聚今幸衰息勿復效尤可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秘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恐郡縣觀

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慎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
中為少監蓋朕之深慮也

熊克小歷大中自監察御史
除蓋誤大中今年正月已遷

諫官
矣

右朝散郎魏舜臣知黃州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
時鼎已召而未至也 上命鼎薦舉人才鼎即以王居

正呂祉董弁林季仲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

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詔三省在
三月壬申

撫州布衣甯子思獻

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

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加訾原飾像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曰此尤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爾其勿受自今有來獻者皆却之 夜雨雹

己未刑部侍郎胡世將坐前守鎮江不發御服織羅錢與通簽判右承議郎曾恩等四人各貶秩一等仍令本府限半月發還先是劉光世既移戍內藏庫復舉行之

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故有是

命

熊克書此事差誤已辨之
見二年九月戊寅并注

詔祕閣修撰主管江州

太平觀宋輝落職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

為罷宮觀饒州編管人劉默許自便以待御史辛炳論

廢相呂頤浩用刑輕重不中也

宋輝落職因守臨安日
縱釋私酷事已見紹興

三年十
二月

樞密院言三省事繁請機速房文字宰臣與

院官輪日當筆庶免稽滯從之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

至行在庾請隨班奏事訖免赴都堂奏事仍免簽書三

省文字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

餘兵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督府之罷日歷全不書會要本門亦不載惟趙

姓之遺史略記此事今因孟庾召還遂書之以補史闕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輝試左諫

議大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直學士院陳與義言明

堂之禮有漢武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

而行適宜於今事無戾於古典太常丞詹公薦博士劉

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即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間舉及與義等議上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 左儒

林郎連州州學教授范寅賓左迪功郎監泉州石井鎮朱松並為秘書省正字右宣義郎周聿為司農寺丞右承事郎王銍守太府寺丞右承務郎范伯奮守軍器監丞松婺源人謝克家所薦聿中從弟也

中已見建炎二年正月癸卯

伯奮以選人薦對故有是命

寅賓已見紹興二年
銓已見建炎四年言者

奏銓浮薄無行罷之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
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炳

疏論浚聞罷之始遷延不行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

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

頤浩書見三年六月
庚寅朱熹撰浚行狀

云炳言公既得召命不即出蜀意有他圖按
炳元疏中語不如此熹誤也今略刪潤附見炳又言前

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
浚兼有衆惡其可逃於典刑望付三省早賜竄黜同亦
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 尚書刑部侍郎胡世將充徽

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後二日詔世將兼江西安撫制置

使

世將方至而遽出必趙昂所不喜故也當更考之

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

朱師閔改充本軍選鋒統領時統制楊沂中以張浚所
携西兵為選鋒部故命師閔統之而以浚隨行選鋒將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柴斌為神武中軍

後部同統領皆用沂中請也

崇禎除統領
在此月乙亥

丙寅詔張浚免謝辭

駕部員外郎李愿以使蜀之勞

進秩二等時議者以為興利閬三州及三泉縣見屯軍

兵為四川門鑰有司饋糧雖用水運然每令州縣抑勒

船戶裝載失陷官物今潼川府路歲運二十萬斛每斛

支官錢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歲運六十五萬斛以水

路稍遠所支錢又多通計費錢二百六千萬緡船戶既

被抑勒侵欺盜用巧詐百端以至自沉舟船號為拋失

所運米數失陷大半今欲度江路遠近置轉般倉應用
舟船令兩路量事力製造棹梢即於廂軍內刷差不足
則召募百姓每舟約載三百斛若以百二十舟往來不
絕不過十月撥發盡絕今興州銀一兩博米僅得一斗
緣軍糧不足有司不免貴支坐倉價錢計司失職莫此
為甚伏望慎擇人材付之以權專委措置詔宣撫司相

度

此疏未得其名恐
即李愿所上當考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舒清國

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讀臣僚論浚跋扈不臣之迹實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雖罷其樞柄而秘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嘗以秦川館為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養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謫詞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刻印

朱熹撰浚行狀云平炳論公設秘館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此亦非

疏中本語實當時之謫詞熹蓋小誤也

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清國行

詞疎謬翌日清國亦罷為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御史中丞辛炳復言浚之不臣不竄之嶺表不足以塞
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人心者為害非一因言
昨敵騎渡江滕康劉珏以措置乖方尚猶謫授分司之
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珏後三日詔浚福州居

住

何備龜鑑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荆襄之

財右出秦隴之馬興元一奏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饑熙如也用趙開于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

寶雞捷于箭枯捷于和尚原捷于殺金平劔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將戰鬪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秘閣崇儒尚方鑄印中傷之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論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 仍借撥官田十頃炳言浚之罪

無可矜者今雖已廢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反側視浚去留與得罪之輕重以為安危今祿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借撥官田川陝傳報豈不搖動又七日遂罷借田之命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䟽論敵偽暫和心必未已當益

為備具大略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尼瑪哈有犯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懃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伊都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遑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

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
憚而然也梁洋之衆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
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
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
難從之事也竊惟金人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
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
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金借
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

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人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

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

有聲世服其知人

清國罷左史在此月戊午浚居住在
辛未罷借田在戊寅今牽聯書之宗

尹初見建炎二年十一月
喜初見紹興元年十月

新除太常少卿侯延慶為

起居舍人 尚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罷日下出門御

史常同言康國本遂寧浮薄不逞之徒張浚輕舉慢令

一切猖獗康國實主其謀生殺廢置悉出其手納賄受

賂所求無不遂者今尚敢晏然輦轂之下為浚游談故

有是命 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湖南安撫司後軍統

制韓京充廣東兵馬鈐轄以所部屯廣州彈壓盜賊聽

本路帥臣節制

其所部即今摧鋒軍

用經略使季陵請也初江西

叛將元通犯境陵遣海南尉魏逢使臣董禹招撫之即

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遁趨惠州追兵

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陵復遣禹追通回至是乃

以付京尋坐它事誅遠近始安

元通初見紹興三年十二月戊申

戊辰命前宰執追錄建炎四年四月以前時政記用司

封員外郎兼著作佐郎孔端朝請也

己巳詔戚里之家應造進酒者許即所在州公庫或官
務寄造為賓祭之用歲毋過三十石時親衛大夫寧州
觀察使韋淵奉祠居衢州奏乞鬻酒上弗從有司弗能
禁郡守謝克家請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直龍圖閣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新
知饒州王居正試太常少卿

壬申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充徽猷閣待制知靜
江府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可輔知鼎州武翼大夫

吉州刺史湖北兵馬都監杜湛領忠州團練使添差江

西兵馬鈐轄統率舊管官兵洪州駐劄時朝廷方招安

湖寇而賊以不堪昌寓殺戮為詞會廣西帥劉彥適以

不勝任召還昌寓乃改命

熊克小歷云詔除昌寓知靜江府候招安畢日行而日歷

可轉限三日朝辭起發與克所云不同當考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大閱

將士上聞之賜俊白金萬兩錢三萬緡為激賞之費

癸酉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易充淮東安撫司

參議官用韓世忠奏也易辭不赴

六月甲午改知常州

龍圖閣

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
卷詔送史館

甲戌尚書祠部員外郎趙需改行吏部員外郎直秘閣
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為祠部員外郎 右奉議郎
劉一止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温州神主時祠部員
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已卒故以一止代之一止
嘗為起居郎下除郎官辭不拜改知袁州端友無妻子
死於鴈蕩山中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請死

事之家無人受恩澤者許換給度牒從之度牒直二千承信郎一資易十四道他視此為差

乙亥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復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鎮

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勗南園及請佃陳湍塘官地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直秘閣張澄自蜀赴行在上召對遂以為江西轉

運副使

熊克小歷書澄陞直徽猷閣在今年四月按日歷澄明年正月戊辰自直秘閣江西轉運副使

以隨軍無皇誤進
職一等克實甚誤

秀常湖三州守貳右朝請郎俞俟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等七人與糴買官並進秩一等以

和糴數多故也俟河南人嘗為宣諭官胡蒙所薦詔俟

滿秩赴行在

秀州止有通判錢濬明轉
官未知郡守為誰當考

是日御史中

丞辛炳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

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譬如

却行求前不可得矣夫才非可一途取也有忠實威望

可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詳明可以為耳目風

憲之官者有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獻納之地者有智謀
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任者或長於專對或長於刺舉
或長於撫字倘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總核名實隨材
器使則人才當自不乏顧豈天下真無人哉望陛下斷
自宸衷去前三弊毋牽於朋黨之弊無溺於愛憎之意
雖嘗有小疵而不害大節亦且拔拭用之惟實才是求
惟僉諧是與或招延於內或布列於外使內外大小罔
不得人則中興之治似不難致疏奏上嘉納之 詔草

澤鄧名世令閣門引見上殿

名世初見去年十月丁亥

名世初以劉

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書辨證

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看詳松年言其貫穿群書

用心刻苦由是引對遂命為右迪功郎

名世以四月戊戌入見庚子補

官

丙子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充資

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

置副使盧法原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落等路

及處置字並在司治事起復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
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
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
制興文龍州吳玠充川陝宣撫副使免簽書本司公事
專一措置沿邊諸處戰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
步軍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專一招撫熙秦關師古
充熙河蘭廓路制置使並日下供職朝廷未知師古叛
亡故有是命

丁丑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
事楊應誠為樞密副都承旨 詔今年正月已後海行
續降指揮令刑部依舊法春秋編類頒降用大理少卿
元袞請也自紹興新書既成之後省部經火續降指揮
不存詔下湖温州抄錄編類頒降至是又申行之

戊寅監察御史明橐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
也 詔臨安府失火延燒官私倉宅及三百間以上正
犯人作情重法輕奏裁蘆草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

間已上取旨先是有旨失火焚燒數多取旨依軍法刑
寺以為無所執守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史臺又乞估
計價錢量輕重取旨刑部請延燒直萬緡者比三百間

直五千緡者比五百間從之

後旨
在六月
戊子

己卯閣門祇候知漣水軍丁禊令再任 閣門宣贊舍
人添差建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
誤改見卷十一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伊都

原書作余覲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
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
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
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
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

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
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
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
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宣撫處置司
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令再任用王似
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盧法原求罷其
自辨疏曰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

領四川財賦竊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歛於民即
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
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措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
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
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馱及
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
貫此外未嘗創立名目科抑民間所權茶鹽酒並係祖
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嘗行

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刑定但增添告捕賞錢
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已懷異忌
疾者共興謗讟謂改修弊法為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
相陷害况開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叨冒無耻重致煩
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
畏謗讟者而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
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
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

約二千萬貫資助調度搜草宿弊增廣課息於民無科
率騷擾今來若令本官罷任緣即目正當邊事之際財
用急關全藉趙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
尾措置垂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 賜
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詔曰朕念慮疆陲覽觀形勢
秦蜀壤地寔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事憫然西顧曾
靡遑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恩威任國憂寄蓋五
年於彼朕有聞焉肆頒召命俾還行闕而師言未已臺

諫交章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於常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禦大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畧於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寔有勲勞而未逮於賞濫被刑罰而莫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叛興橫斂而致於無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敕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獲赴上凡害民拂衆之事違吾德意者

仰宣撫司講求咨訪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
庶幾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衆咸使聞知 樞密院計
議官李堯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使例堯
始引叅知政事孟庾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辛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桷為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兼

侍讀綦密禮兼史館修撰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
法時右司員外郎素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
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

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乎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今後官司奏功不實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按劾因事冒呈其元奏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

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禦雲中坐上功差

六級下之吏削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左賢王戰以功過相當亡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勝吏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吏以法繩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殊死戰者知敗

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賞不行也終漢之世征伐四裔無不如志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爾近世則不然平時竭民力贍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警使之禦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問其斬獲首級若干爾大將偏裨首已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親戚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鈺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濫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實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蘓攜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呂聰問為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

言二人皆名臣之後攜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聰問止曾任通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攜依舊職聰問行吏部員外

郎

聰問除郎在此月辛卯

聰問希純子自蜀中召還而有是命

右朝請郎宇文師瑗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寶文閣直

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叅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叅議官程唐

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初張浚既貶左諫議

大夫唐輝言浚所引叅贊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衆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僉佞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帥守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間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罪趙哲爲不用命洎已斬哲浚知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

不以為然後復欲斬慕容洵及其統領諸將而下人人
恐懼相率敗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
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
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欲必殺之而後已乃誘金
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為宣撫副
使子羽力請於浚求為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
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
吏畏其氣焰不敢不凜受浚亦為其脅持不復敢誰何

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即出迓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為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交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衆叛去被旨召歸

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竄
遐荒以為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
暴殘刻在浚幕中最為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怨恨皆欲
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於朝廷乃先遣其壻相
載順流而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貲與姬妾先歸傲慢不
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大雪中乞憐於
貫之門媪因得見於庭下貫與杻子坐於其側飲以卮
酒若飼奴僕然唐不耻也因獻渾金佛像一堂得為成

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
宅前盡蓄珍竒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築
一堂生日落成唐為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做堂之大小
高下曲折因為壽而獻馬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
盜之弊寔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
用為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
不足為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
罪尤重陛下不欲誅戮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

以浚便宜之命知瀘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令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貶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邵溥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

臣請副尉之在籍者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

非居母喪既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畧曰今乃何時而
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間緩
急不測機務隨即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
兼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托於毫楮也勝非惶恐入見

御劄據勝非行述附入按勝非母小祥在四月二日而
日歷四月一日至五日並無聖語及勝非所奏事至此
日始有之故
且附本日
左諫議大夫唐煇言明堂大禮恐有司

尚循承平故事名物失於太縟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
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

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

日歷止作臣僚上言按六月丙寅唐輝奏道遠

子事云臣昨嘗具奏面奉聖訓謂當崇簡儉云云則此奏即輝所云也

右修職郎商號

鎮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孚特改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號
州錄事叅軍党尚友特循二資皆用鎮撫使董先奏也
先嘗以便宜假邦孚直秘閣又奏尚友因赴行在母妻
子女悉陷偽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

丙戌詔閣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
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閣門言故事隸中書省乃改命

馬 大理少卿張祐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
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細
董寶以聞下寺覈治無他情狀祐用案問徒三年詔從
軍法祐欲奏讞而以法寺未有執奏條例弗敢言至是
乃上此奏 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袤召赴都堂審察袤少登貢籍元
祐中嘗游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倪從慶之亂
袤結集社甲土人率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

行於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為右迪功郎

表六月庚寅補官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

詔放罪橫與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舉商號陝州鎮

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

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絹萬疋賜

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舉見上因陳偽齊必

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舉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

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已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累經傷殘未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並為監察御史綱宣和間嘗為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宣和間嘗備臺屬為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之事不為少矣而臣無毫髮補於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顏兼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尚慮在討論

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宮觀以安愚分䟽再
上不許乃就職 秘書丞環中兼史館檢討 置孳生

牧馬監於臨安府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

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楊忠憫兼提點

官 日歷忠憫無前銜又於五月十九日再書楊忠憫差
充提點孳生牧馬監按日歷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

憫乞製造七等色紋已繫
新銜疑重疊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偽齊姦細依
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凶悍之

徒貪求厚賞妄殺良善為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
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為首人坐以故殺傷之
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龔
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桷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桷自
言與宰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

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
錢令提刑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官兼

之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東野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無聞不能撫綏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曾紆貶秩一等初命紆以錢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為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 左朝請郎万俟卨為湖北轉運判官

直秘閣王圭知泰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令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迺付大理獄更遣它使其母訟於御史臺言者以為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伋為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點太廟景靈宮奉迎所起復左朝奉郎范同

行秘書丞左諫議大夫唐煇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憂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

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大計可謂敝精神於蹇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不予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浼聖聽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倣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天下庶務分總六部各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叅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

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灋嘗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
詳密過於文勝今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
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
廷清簡得一意於恢復中興之大畧詔三省樞密院講
究減省細務至是輝復以為言遂命三省措置焉 入
內東頭供奉官直睿思殿鄭弼貶秩二等弼自閬州從
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篙師為縣令汪禹錫所縛
弼往請之辱縣令令言於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實

而有是命 詔前宰執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為職司

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

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勘當不行

五年十月
壬寅衝改

初趙

鼎之為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

是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為制置使飛審於朝尚書省

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尚書刑部

侍郎疾速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為侍郎

出入刑名命遂寢

寢命在四月丁未

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秘

閣修撰程千秋起復知岳州時湖賊未平朝廷求可守

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為偽

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

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

可以感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

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叅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

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為不然上不聽昺因
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為疑兵令光
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勝非乞遣中使持劄
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
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昺曰方議
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昺力爭以為不
可言者以昺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 右奉議郎幹辦
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

人中丞辛炳所辟也 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

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

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輝言其資

淺乃有是命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圻主管台州崇道

觀從所請也

圻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
其被論及求去恐與俯相關

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
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輝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
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

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
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
下公議安中命遂格 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
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
一千十八卷來上詔勅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事干
六曹者分送逐部 後旨在五
月丁巳 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
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
書仍令帥臣監司守貳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

官屬從之著為令

立法在五
月癸丑

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

郎

傑除郎在
是月甲辰

保靜州蠻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

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

利州觀察

使河南汝鄭州鎮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
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賚以
銀帛百匹兩後四日乃有是命

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遺表恩言者
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

典上為寢其命

懋特與遺表恩澤在六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旨更不施行今併書之

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穀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霈言輦轂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疆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徒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冢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人獲安堵時已詔城內外強盜依開封府法

斷罪事下刑部勘當如所請

刑部勘當在五月
壬申今併書之

左諫

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人驅
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
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
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
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
已今聞聖旨劄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
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敕諸帥整軍旅遠斥堠備禦加

嚴則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與
泂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管泂淮安撫司公事
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訶事既還未
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免謝辭俯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

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
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
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大不堪而無以酬
之卒不安位而去 修武郎閣門祗候知泗州徐宗誠
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帥其邑民
二千餘人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徐
俯欲斬澤首送劉豫趙鼎力爭遂令世忠婉辭約回澤
等仍械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乞令宰執以

書諭世忠密受之却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鄧郢州又遣重兵歸川口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俯去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衆於淮西

澤命官在十二月壬

午

尚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秘閣主管台州

崇道觀以本中引疾有請也

本中還職在五月
癸丑今併書之

起居

舍人王居正言臣聞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
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
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萬世
而不匱者也臣伏見主毆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勅
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
而殺人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

同居被毆至死亦用此法僥倖之塗既開鬻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於專殺死者有知沉寃何所赴懇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看詳申尚書省後不行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秘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令江西制置使岳飛選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

規得祠在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前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瓌討楊么遇賊死瓌因請其軍自隸許之進士潘濤特補右廸功郎濤南昌人高祖慎修為翰林侍讀學士祖興嗣自五歲得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瓌唐介交薦於朝用為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言其賢錄濤兄淳為星子尉蔡京用事以淳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淳既死趙鼎帥江西乞還所奪一官以為庶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
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文鶉鴿色
會守臣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
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
盛德下擾百姓臣以更不施行而聞之傍郡蓋有不勝
其擾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朕
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只取溫
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感然曰當艱難

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詔吏部四
選廣南窠闕出榜一季無人願就者申朝廷破格差注
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
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
及廣南土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得理宜措置故也

是月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
事侍其鑣叛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即遣使臣孫暉
廬州錄事參軍王彥融往攝其事暉霍邱人也

侍其鑣
淳熙二

年贈官
推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